

## 十一 看不見的力量

心情影響行為，所以要盡量保持好心情，我相信阿公以前說過的這些話。

阿嬤心情轉變開朗之後，很積極的把握中風後的最佳復健黃金時期，我相信阿嬤白天在護理之家一定很遵守他們的安排，努力復健。晚上回到家裡，阿嬤也盡量在睡前藉著輔助器走路，看電視的時候，她的左手更是認真的轉動一顆球。

爸爸說，所有的心血都會有等值的代價，果然，三個月之後阿嬤就擺脫了ㄇ字助行器，換成自己拄著四腳拐杖慢慢走路了。

阿嬤第一次使用四腳拐練習走路時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戒慎恐懼，爸爸、媽媽、我和小彥各守著阿嬤的右前右後左前左後四個方位，我們都想阿嬤步伐如果有任何不穩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扶住阿嬤。

可這樣的陣仗在小屋子裡好像有點龐大，每個人的轉圈空間都被壓縮成很小，最有感覺的是阿嬤，她要移動四腳拐都還要擔心撞到人。

走了幾步後阿嬤停住了，然後目光對著我們逡巡了一圈，幽幽說道：「難不成你們真當我是太后？」

哈哈，阿嬤夠幽默的。

「呃……」爸爸媽媽卻為之語塞。

「太后吉祥，有什麼事您吩咐小彥子就是了。」小彥直接跳到阿嬤面前半彎下身，擺出一副小太監的模樣，教我看了忍不住嘆了一聲，「小彥子，還不閃一邊去，你擋著太后的去路，等一下賞你三十大板。」

小彥愛演，我就跟著他玩，我可也不比他差呀！古裝宮廷劇我也看了不少。

阿嬤被我和小彥這麼一逗，笑得合不攏嘴，那一剎那我心裡充滿歡樂，因為我知道以前那個樂觀開朗的阿嬤慢慢在轉身回來。

阿嬤擺脫ㄇ字助行器，換成右手拄著四腳拐後，每次我陪阿嬤走路復健時，阿嬤都會跟我說謝謝，我都有點不好意思，我跟阿嬤說：「這不是我應該做的嗎？」阿嬤看著我，好久好久，看得我臉都紅了，燒燙的感覺還傳到脖子，我伸手撫著阿嬤的臉像以前她撫摸我那樣。

「阿嬤，妳進步很多很多，很快也會不需要這個四腳拐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雖然阿嬤常常唱那首〈陪我看日出〉，而且每唱必掉淚，但我發現阿嬤一天比一天有精神，一天比一天快樂。

我聽著阿嬤唱〈陪我看日出〉，總覺得旋律很像一首台語歌曲，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聽過誰唱過。我是想了很久，才想起阿公曾經在我的夢中唱過。

「好像有一首台語歌旋律跟這首很像。」我說。

「不是很像，是完全一樣的旋律，只是歌詞是臺語，就是那首〈白鷺鷥〉。」爸爸說著哼了幾句，後面他不會唱了。

原來阿公在我夢裡唱的是臺語歌曲〈白鷺鷥〉，但怎麼會兩首歌的旋律這麼相近？

我問媽媽，媽媽告訴我，那兩首歌的曲子是同一個，是日本人做的曲子，本來那是一首日本歌，歌名是〈淚光閃閃〉，我們臺灣樂壇翻唱，一首是臺語的〈白鷺鷥〉和國語的〈陪我看日出〉。

「原來是這樣啊！」

我這才恍然大悟，阿公和阿嬤的感情真好，即便是已經天人永隔，往生的阿公對阿嬤掛念特別多，而阿嬤也總是想到阿公的好，懷念填滿她整個心田。夢裡阿公唱〈白鷺鷥〉，在護理之家的阿嬤則是唱〈陪我看日出〉，我的阿公阿嬤對彼此都深情不移，這讓我在心裡下了一個決定，我絕對要把這三首歌都學會，把阿公和阿嬤的愛串起來。

可是日文我不會怎麼辦？

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，那就是找阿嬤一起練，出生在臺灣光復那年的阿嬤，從她的爸爸媽媽那裡多少聽過一些，一定可以的。

我先拜託媽媽幫我從網路上印下歌詞，然後再去買了一張光碟，晚飯後不看電視的時候就放來聽，久而久之，不但我會唱，家裡每個人都會唱上幾句，雖然每個人的日語發音都很奇怪，但我們唱得很快樂。不過，我們最常唱的還是國語版的〈陪我看日出〉和臺語版的〈白鷺鷥〉。

有一次在我唱〈白鷺鷥〉「不知影有這久沒想到伊，行到這條斷橋才知有這多年，樹旋藤路發草溪還有水，橋上伊的形影煞這袂來浮起……」

白目小彥竟搞怪唱起兒歌的〈白鷺鷥〉。

「白鷺鷥車糞箕，車到溝仔墘，踮一倒，拾到兩仙錢，一仙撿起來好過年，一仙買餅送大姨送大姨。」

原本的氣氛是帶點淡淡悲傷，在小彥鬼吼鬼叫之後，爆笑如雷，爸爸幾乎笑岔了氣，但他還是勉強說了，「過兩天我大姨來了，小彥你記得提一仙錢去買餅送阮大姨，你的大姨婆喔！」

那當下任誰都無法繼續唱歌，無論是哪一版，眼眶閃著淚光的阿嬤，在哭笑不得的情況終於也棄械投降了。

但我知道阿嬤是喜悅的，這個家包含爸爸媽媽、我和小彥，無論在什麼情形下，都願意對阿嬤說上千千萬萬次的「我愛妳」，而且只要阿嬤開口，再遠爸爸都會載她去看日出，我們更願意陪著阿嬤翻看相簿裡那些舊照片，和阿嬤一起懷念阿公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們都發現阿嬤身體裡有一股很強勁的力量，就算小彥年紀還小，他也能感受得到阿嬤很用心在找回過去的健康，因為小彥說了，「阿嬤，妳的身體裡面好像有一顆超級大電池，一直給妳蓄電呢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妳看妳越來越厲害了，洗澡不用媽媽，上廁所自己來……」

小彥還沒說完，我就用手肘拐了他一下，罵了他，「你神經哪！阿嬤越來越進步就表示阿嬤復健做得很好，阿嬤凡事能自己來是件開心的事呢！」

「是啦，是啦！」

小彥這個人的大優點就是坦誠面對自己的缺失，不過他的無厘頭也常讓人拿他沒輒。

「那小彥子從此退場了。」

厚，還真愛演，臨了還要搬出這麼一句台詞他才甘心，我真是服了他。

每次阿嬤回診都是爸爸陪著去的，那一週回診那天的晚餐桌上爸爸分享了一件事。

「今天我陪阿嬤回診，是阿嬤自己走進診療室，當主治醫師看見阿嬤時嚇了一大跳，差點從他的椅子上跳起來。」

爸爸說得有夠誇張，但我相信醫生絕對有嚇到。

「醫師一直誇獎阿嬤，說阿嬤是他見過最認真復健的病患，能夠這麼快脫離口字四腳助行器，能夠恢復得這麼好，一定是背後有一股強大的神力。」

「他才知道，阿嬤背後有我們這麼多人，這力量是很大的。」小彥也不過會這樣說而已。

「其實阿嬤背後是有一股神力的。」我故作神秘說道，還對著阿嬤眨眼，阿嬤顯然明白我說的神力是阿公對她的愛，所以朝著我頷首，爸爸和媽媽很快也明白我的意有所指，只有小彥又來盧小小了。

「姊，阿嬤背後有什麼神力？」

「不告訴你。」

「姊，拜託啦，告訴我嘛！」

「你要學會自己去探究，我不能告訴你，說破就不值錢了。」

「噢。」

看著小彥那個蠢樣真是好笑，但我還是得正經八百的，這樣吊吊小彥的胃口也好，看他會不會收斂一點，不要再那麼白目。

很快的又過了三個月，阿嬤終於完全擺脫了四腳拐，雖然走起路來少了原先的俐落，但至少阿嬤可以自己行動，而且一天比一天自如，這真是讓人高興的事啊，因為阿嬤可以從她的安親班畢業了。

抬起頭我看見照片中的阿公綻開的笑容，我想在天上的阿公此刻也跟我們一樣歡欣。